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十六回 占靈卦逢凶化吉 寫回書威逼勢凌

且說伏准回至高府，進了上房，抬頭觀看。舉目留神觀仔細，個個樣兒都有別。黎素娘面黃聲啞淚啼，眾僕婦木雕泥塑各發呆。蜂丫頭丟眉撒眼一旁站，伏夫人低頭無語把嘴撇。任婆子滿面愁容不住勸，那一番小意慇懃真不覺。伏士仁故意驚慌問來歷，老惡婦指手畫腳訴情節。素娘說：「平空降下糊塗禍，令人心疑難釋。冤家若要無下落，高氏香煙那個接？千歲有日回家轉，我有何顏對老爺？」蜂兒說：「鄭昆四下去尋找，派了莊裡一大些。大料不久有喜信，勸奶奶不必苦傷嗟。」伏准說：「可曾失了別樣物？」婆子說：「並無丟個燈草節，單單不見小公子。」伏准說：「莫非晝夜遇妖邪。」三個人故意問答開設論，黎素娘，口內長吁淚珠撇。

素娘說：「依我想來，不是妖邪攝去，定是有仇人抱去害了。」婆子連忙說：「我的奶奶，你老可是相差了！千歲與二夫人素日行好積德，良善之名傳於四方，咱這漁陽一郡只有受恩感德，思量欲報無由的，那裡還有挾仇記恨之人？就是今日黑時，鄭大叔剛說了個僱人去找公子，這合村之人響應而至，人人要去，都不要工錢，可見是老爺平日施德之效了，我勸奶奶安心等候，不久必然找回公子。天時不早，你老也該進點飲食，不要焦愁壞了身子。梁氏也不住的解勸，把素娘送蘭室，命廚下作些湯飯，勸他吃了幾口。

說伏夫人見他們都往後邊去了，左右無人，望著蜂兒說：「你們好大膽子，作的好事，叫我心中怎麼好？」說著，落下淚來。蜂兒說：「作了不悔，悔了不作。你老把大相公看重了，別的話全不用說。」伏准跑至面前說：「我的姑媽，等著作老封君享福罷，不用猶疑了。」說著兩手拉住衣袖，把腦袋頂在胸前，把伏氏連推帶頂到裡間去了。

且說素娘回至蘭室，看看天晚，不見回音。

由不得心中陣陣如刀攪，站不安來坐不穩。將眼望穿無回信，看看紅日要回宮。合衣躺在牙床上，嗚嗚咽咽吐悲聲。秋月伺候一旁站，淚珠兒不斷暗傷情。娘兒倆一遞一聲長歎氣，一直哭到太陽紅。黎素娘不梳不洗不茶飯，一陣糊塗一陣明。渾身癱軟無氣力，改變嬌顏似病形。桃花粉面如金紙，春山鎖斷翠眉峰。寸斷肝腸流血淚，度日如年一樣同。盼至十八交午錯，李清送信到家中。先至堂前把夫人稟，轉身又到後房中。素娘正在窗前泣，李清跪稟在塵中。說：「小人奉命尋公子，不敢偷安暫歇停。村莊店道家問，寺院巷觀不放空。臨近之處都找到，明日蘆花枉用功。鄭昆著急無可奈，聞聽說福祿巷中卦最靈，親至那裡求一卜，斷語吉祥並不兇。命我抄來與夫人看，他還要，百里之外去尋蹤。」說畢取出雙手遞，秋月接來往上行。

秋月接過了卦語，送在素娘面前。素娘連忙手淨焚香，供在案上，叩拜已畢。這才取來一看。但見上面五言四句斷語，寫得明白，是：「莫訝風波惡，難頭獲寶珠。團圓好字引，得慶喜何如。」後面一行小字，寫的是：「占得此卦，先凶後吉，遇難成祥，貴人扶助，定有骨肉重逢之喜，不出一月，必應。」素娘看畢，口中念佛，心內舒展了二分，說道：「若看此卦，不但不兇，還有重逢之望。」遂吩咐李清還去速速尋找，李清答應轉身而去。僕婦與秋月一齊問道：「奶奶何不將這卦語講講與奴婢聽聽，心內也寬綽寬綽。」素娘說「第一句『莫訝風波惡』是說不可驚慌害怕，第二句『難頭獲寶珠』，寶珠就是雙印，將來找回獲珠寶一般；第四句『重慶喜何如』，找回他來，乃是失而復得，如花之重開，月之復圓，豈非重慶之喜？又有『貴人扶助，遇難成祥』之言，大料我兒不至受傷，少不得安心等候。且寫著一月之內骨肉重逢，更是可喜，不必狐疑。只是第三句『團圓好字引』五字，令人不解。」梁氏說：「神讖隱語，過後自然應驗。」秋月說：「若聽奶奶這等說來，果是上吉之卦。既有不出一個月必應之言，娘兒們念佛等候便了。」

娘兒兩個說此話，任婆子一旁聽的明。賊人膽虛心害怕，不由腹內暗吃驚。自家思量說不好，倘若是應了神言事不成。回家看看心才放，性命之憂莫當輕。想畢之時忙移步，湊至了素娘跟前把奶奶稱：「你老放心休憂慮，吉祥卦語必然靈。神佛見憐加保佑。定把公子找回程。老婢今日告個假，聽得說啞叭染病在家中。被褥漿洗多一半，等我回來再找零。」素娘說：「既然如此你家用去，這時候，我也無心作女工。」婆子叩拜朝外走，出了後戶至前庭。上房拜辭說就裡，邁步翻身往外行。急急出了鎮國府，兩腳如飛一溜風。霎時來到墳園內，但見門兒半掩冷清清。跑進院中留神看，滿地下灰塵柴草亂叢橫。只當啞叭尚睡覺，不由的心內生嗔叫一聲。

「開開門罷，啞爺別挺屍了！」賭氣把前門用手一推，吱嘍一聲，門分左右，忙忙走進房中，一看，那有一個人影？婆子心內生疑，放下東西，自言自語說：「莫非他揀柴去了？」復又忙忙走至院中一看，只見扁擔荊筐都在窗前放著，越發慌張起來，說：「每常他要出去都是鎖上門，這如今有了若干的金銀，他怎麼到開著門走了呢？這個東西好不細心！」一面抱怨著，來至墳園尋找，放開了那一條叫驢嗓子，高聲呼喚啞叭老二。墳前墳後樹木祠堂內叫找了多時，不見蹤影。暗說：「奇怪，他可往裡去了？我且看我的黃白貨兒要緊。」忙忙跑進房中，跳上炕去，掀起席來，揭去磚，伸手往炕洞裡一摸。罷咧，空空如也！吃一大驚，忙忙回身，咕咚一聲，仰八叉跌倒。也顧不的痛疼，一咕嚕扒將起來，奔至木箱子跟前，打開一看，連那幾百銅錢也不見了。

這婆子轟的一聲魂離殼，恰似當頭澆下水一盆。雙手紮煞滿地轉，渾身亂顛面如金。口中只說：「殺了我，這事蹊奇悶死人！啞叭料他無處去，總然出去有金銀。莫非被盜失財物，他躲向別方怕我嗔。莫非被人謀害了，這裡荒涼無四鄰。」這婆子，驚疑不定心亂跳，復又暗想自沉吟：「我且後院瞧瞧去，他可曾依我之言埋那人。」忙步跑出觀仔細，兩眼張開驗假真。但見依然是平地，並無刨開新土痕。婆子一見直了眼，火上澆油勝幾分。罵了聲：「挨刀的短命鬼！好個啞賊殺的安著什麼心。既不願作你勿去，抱了他來生甚因。連自金銀都拐去，如今卻要把誰尋？什麼想頭何主意，難道說別人比你的嫂子親？那點財物非容易，使碎心機磨破唇。我只說借此生財成家業，不想一番謀壽枉勞神。」這婆子又是疼來又是氣，又是自急又傷心。咬呀切齒連聲恨，捶胸跺足手拍門。「眼前我若尋得你，咬了賊肉生嚼吞！」忽然想起燒心事，由不的老大著忙暗自云。

「不好，不好！這如今鄭昆帶了許多人四下尋找，萬一遇見啞叭，禍事就不小了，如何是好？」想至其間，急的他汗流滿面，淚如泉湧，大哭了一場。又自勸自：「不要著忙，如今且勿往鎮國府去，打聽個下落，那時見景生情，再作道理。」婆子左右思量，提心吊膽，無精打采。只得把院中屋裡收拾了，也不顧吃飯，躺下睡了。睡夢之中，只見那元寶、金銀在眼前亂鬧。

過了好幾日，打聽的鄭昆已回來了，並未找著公子，這才放下心來。把房中的東西安排，鎖上門，往麒麟村而來。進府到了上房，只見伏夫人坐在床上，面前放著一封拆開的書子，婆子上前叩頭問安。蜂兒說：「任媽媽來的正好，這是京中無佞府楊舅老爺差人送來千歲的家信，說是邊報帶了來的，書內著緊問的是雙印好否。夫人沒了主意，不知回書怎麼寫才好，楊府的管家等著急急回去呢，你快替想個法兒。」婆子說：「這有何難？夫人如今把二奶奶喚來，就勢兒立個威風：「孩子是在你屋裡丟的，再者詳情究理，那有個睡覺丟了孩子的？就是做賊的也沒有單單偷了人去。千歲的來書牽掛著雙印，這回書的設詞少不是的你寫去，這個沉重我可不能擔當。你老說這一套話，看他怎樣回答。抓他個錯縫子，翻過來臉來，打罵一頓，迫出倉庫的鑰匙，貶他下去，這個樣可就奪過來了。」蜂兒把手一拍，說：「如何？一人不過二人志，我和大相公說了這一回，也是這個主意，他老總個不哼，我是乾著急。這個回書終是要寫的，夫人道是怎麼樣呢？」伏氏也不言語，遲了一回，低聲向婆子問道：「你說個法兒把他弄回來吧。那金銀我也不要了。」婆子吃驚道：「噯呀，我的祖宗！這是什麼話？那胡員外得了兒子，千歡萬喜，月底就回老家去了，叫我那裡去找他？事已至此，我勸你老別心活了。再者我們啞叭病死了，我這心裡實在難受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眼中淚滾下來。伏氏說：「怎麼的？前日說他病了，這幾天旺跳跳的小伙子就會死了，卻是什麼病症？」

婆子見問心暗想，「我何不借著因由罵一場？出出氣來解解恨，咒他個暢快有何妨？」未從啟齒先歎氣：「提起他的病症話

兒長。起先原是發疹子，後來變病起了（疔皇）。噎食轉食生到了，腿膀蓋上一個人面瘡。眼疼帶著又走肚，時常拉拉瀉糞湯，渾身的疔毒無其數，前心又生了個大疔瘡。一疔疔到後心去，爛了屁股與胸膛。鼻子流膿口吐屎，臭氣難聞熏的慌。胳膊腿子都爛了，作個鬼去也醜。臨死又瞎兩隻眼，陰曹也難搶水漿。」伏氏當是真實話，歎氣連聲說：「可傷，今年他有多大了？可曾納聘定妻房？」婆子說：「正南正北的短命鬼，二十五歲見閻王。我指望，回鄉把他老婆娶，不料他無福作外喪。」伏氏說：「剩你一人墳難看，那裡荒涼少村莊。何不在此伏侍我，強如獨自受淒涼。」婆子說：「又蒙垂憐多萬幸，老婢子尤如上天堂。」伏氏說：「另去派人把墳看，我與他們再商量。」蜂兒背後撇了嘴，望著任婆把臉一揚。說：「我的太太，這點小事兒也不作主，難道說還去回稟二娘娘？若要照先把他奉，準備著日後大饑荒。方才說那回書話，可要強長威風作主張。趁此若不拿下馬，過後兒休想再投降。事已作到關口上，還講什麼細商量。」婆子說：「蜂兒姐之言說的是，勸你不必熱心腸。回書若不叫他寫，千歲回來那個塘？」兩個人你一言來我一語，伏夫人口內無言心內慌。

伏氏低著頭思付多時說：「你要不了叫他去。」蜂兒得了個「叫」字，答應一聲，兩腳如飛而去。婆子望前湊了一步，說：「方才那回書的話，你老千萬想著叫他親筆寫。他要推辭，可就趁勢兒翻了臉，不怕他不拱手讓位。」伏氏搭著眼皮兒，總不言語。不多時，蜂兒把素娘請來，慢步掀簾，走進房內。

伏氏自覺心慚愧，勉強抬頭舉目觀。只見他渾身亂抖無氣力，面色如同紙一般。蛾眉雙鎖愁無限，秋波含淚萬般難。嬌音卻弱鶯聲啞，頭以蓬鬆似亂氈。慢向床前深萬福，說：「夫人呼喚有何言？」伏氏一見這光景，不由一陣好傷殘。理虧情虛心亂跳，不知起首怎開談。未曾說話先紅臉，言語慢甚闌珊。說：「這封回書怎麼寫？賊偷了孩子主何緣？楊府的管家等著走，須得人去把墳看。老任在此啞叭死，這個干係叫誰耽？老爺回來怎麼好，叫我實在的為難。」素娘聽著全不懂，發怔無言眼望天。婆子一旁就努嘴，蜂兒背後眼急圓。二人不住打手勢，教著他生嗔把臉翻。伏氏越發糊塗了，素娘啟齒問根源。說：「夫人之言奴不懂，什麼回書那個傳？楊府的管家多咱到，啞叭幾時赴黃泉？」伏氏開口才要講，只見蜂兒走向前。

說：「二奶奶不知，奴婢替夫人說說罷。這是千歲寄來的家信，楊舅老爺差人送來。書中緊問的是公子好否，急要回書。夫人見字，又是為難，又是生氣，不知回書用何言詞對答老爺，因此氣的連話都說不上來。」素娘聽畢，淚流滿面，嗚嗚咽咽哭個不住。任婆子向前與素娘叩頭問好，素娘勉強擦淚回答說：「你啞弟可惜怎麼就死了？」婆子說：「正是該死。」蜂兒說：「楊忠說：舅老爺吩咐快寫書，他一半日還要急急回去。」一面說不住與伏氏送目。伏氏向素娘說：「你想個主意，怎麼才好？」素娘大慟道：「妾身此時心如刀攪，殘喘難延，望夫人吩咐一聲，就照實言叫費先生寫寫罷。妾身扎掙不住，暫且告退。」遂道了一個萬福，晃晃蕩蕩，走出房門，哭向後邊去了。

蜂兒、任婆一齊向前悄悄說：「夫人，夫人，借這個因由，快喚他回來，一聲斷喝說：好賤人，我合你說話未完，你竟自走了！孩子是你丟的，書子偏叫你寫！他要分辯，就給他個利害。」伏氏把雙眉皺：「哎，罷呀，罷呀！你們別鬧咧！你們看他那付待死的樣子，怎麼忍的還鬧？我實在受不了。我生說不出來了。」說著。眼圈兒通紅，把靠枕一推，面朝裡躺下，閉上眼睛，不言語了。任婆與蜂兒面面相覷。只見伏准走進房中，用手推著伏氏說：「我的親媽，你這樣老實，事已至此，慈悲不的了！」伏氏翻身說：「你也嘔我來！我生來就這樣秉性，人越七嘴八舌，我越發亂，說不上話來。我又不會利害似人家那響花花的嘴，自以為能，我聽著吵的慌。」伏准說：「你老到要響花花的呢，也得會說他。」伏氏說：「我不會說。罷，不何好歹的冤家！勞動今早來說，你媽又不好呢，我這心裡煩上加煩。就是後房的，你們拘拘良心，想想他有什麼不是，只叫我望他鬧！」任婆說：「我的祖宗，你想那兩國相爭，難道都有仇恨？無非為的是爭奪天下！如今咱這勾當，也是一般，有他無我，勢不兩立。你老要不貶他下去，哼哼！」蜂兒說：「莫說別的事，那倉庫的鑰匙，怎麼望他要？」伏氏說：「胡亂混去罷，我實在不會鬧也不忍的鬧！」蜂兒把眼東丟西丟，晃著腦袋，鼻子裡一笑。任婆子撇著嘴點頭。伏准推著伏氏說，鬧的伏氏急了，把手望床上拍著，大聲說道：「好媽們，都出去罷，讓我歇歇兒，躺躺兒罷！」遂掉過臉去，唉聲歎氣不上。

伏准把手一招，三人走到外間。伏准低低向蜂兒說：「看這個光景，他老是不能作事的了。莫如這般如此，你去傳道假旨，看是如何。」

蜂兒點頭說：「等我去。」掉轉身軀把步挪。出了後門朝後走，越過穿廊腳如梭。未進蘭房先賣嚷，一聲怪叫嗓子潑。故作驚慌裝模樣，說：「二奶奶這可了不得。夫人今朝大動怒，嗔怪你老禮不全。話來說完擺下走，回書到是怎麼啣？定叫你老親筆寫，楊府家丁立等著。別看著素日性兒好，動了無名氣更直。若是觀喜不動怒，心慈面軟像活佛。他要翻臉動真氣，活佛立刻變活魔。那日我打了他個心愛碗，拿刀要把我腦袋割。不虧大奶奶勸的緊，小命兒早已見閻羅。命我來把回書取，二奶奶忙忙的快寫吧。」惡婢說著留神看，見賢人紛紛二目淚滂沱。哽咽多時才講話，叫聲蜂兒聽我說。